



太行儿女

孟范连 谭士珍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太行儿女

孟范连 谭士珍著

责任编辑：高 彬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县印刷厂印刷

*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12,000 印张：17.125 印数：1—62,800

统一书号：10109·1639 定价：1.35元

主要人物表

石 磊：内城县游击队队长。

李受康：游击队指导员。

陈 伟：太行某分区司令员。

冯智忠：小队长，外号“老头兵。”

史大扇：战士，后任小队长，又名“史和尚”

王长胜：战士，小名剩子。

猴 七：不满十五岁的小战士，冯智忠子。

胡殿春：我党地下工作者。

王 海：区长。

刘大娘：抗属，子弟兵母亲。

黑 妮：刘大娘之女。

赵大山：天津市东升锯木厂锯工。

赵鸣九：三条石合聚胜机械厂业务员。

蔡中兴：合聚胜机械厂掌柜。

吴亦之：地主。

吴亦民：资本家，吴亦之弟。

川岛太郎：反战同盟成员。

武田纠夫：川岛弟，日军曹长。

木村正雄：日军驻内城县司令官。

福 田：日军中队长。

冯耀祖：保安队长，外号冯大麻子，大汉奸。

余万金：天津德来兴机械厂掌柜。

宫 本：天津车站宪兵队长。

苏魁子：叛徒。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在北去的列车上	(10)
第 二 章 素不相识的来客	(26)
第 三 章 赌场脱险	(37)
第 四 章 拉大锯和当长工	(52)
第 五 章 伙伴	(71)
第 六 章 初战告捷	(85)
第 七 章 赵鸣九献策	(99)
第 八 章 风云突变	(114)
第 九 章 奸计	(126)
第 十 章 智斗宫本	(141)
第 十 一 章 咆哮的海河	(160)
第 十 二 章 闯关	(171)
第 十 三 章 夜宿三道沟	(187)
第 十 四 章 对策	(206)
第 十 五 章 接头	(221)

第十六章	虚设圈套·····	(239)
第十七章	柳暗花明·····	(251)
第十八章	炸桥毁车·····	(266)
第十九章	在秘密的小洞里·····	(287)
第二十章	夜闯陈家楼·····	(308)
第二十一章	一箭三雕·····	(329)
第二十二章	牛王寨夺马·····	(355)
第二十三章	觉醒·····	(375)
第二十四章	啊? ····啊? ·····	(391)
第二十五章	迷魂阵·····	(414)
第二十六章	路东引敌·····	(433)
第二十七章	血, 汨汨地流·····	(450)
第二十八章	雨夜·····	(472)
第二十九章	车过青山集·····	(488)
第三十章	大战神头庙·····	(511)
尾 声	·····	(533)

楔 子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立即进驻天津市的英、美租界，解除英、美士兵武装，将英、美租界改名“极管区”……

顿时，天津市内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日本占领军在他们御用的《庸报》、《新天津画报》、《民国晚报》等报刊上，用通栏醒目的大标题，连篇累牍地吹嘘他们的“赫赫战果”。一入黄昏，各式各样的霓虹灯就亮了起来，“共存共荣”、“建设华北，剿灭共匪”、“大东亚圣战必获全胜”的灯光标语，不时地闪烁着，变换着，射出青磷似的绿焰和火一样的红光。百乐门舞厅、惠中大舞厅、永安大舞厅、夜总会大舞厅、南市烟花巷、大东亚酒吧间等娱乐场所，成了日伪军官、流氓政客、汉奸特务的极乐世界。那些挂在高楼上和城墙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的布告：

大日本皇军全面立体猛攻，夏威夷美舰十艘被击沉，围关岛坠美机四百余架，日政府颁布对英、美宣战。为庆贺大日本皇

军赫赫战果，兹定于明日上午十时隆重举行庆功游行……

大街小巷，遍布着维持秩序和治安的日本宪兵。他们左肩右斜地挎着“皮兜式”手枪，皮带左侧吊着战刀，左臂戴着白布袖章，上面印着拳头大的“宪兵”两个字，显得十分刺目。他们呲牙瞪眼，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吆喝着，驱赶着。

游行队伍里，有戴钢盔全副武装的鬼子兵，有戴烧饼帽端着刺刀的伪军，有穿长袍马褂戴金壳手表的大资本家，有腰掖短枪叼着香烟的汉奸特务，还有些不三不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土娼妓女……这些家伙分乘数百辆米黄色大卡车，手里举着纸糊的太阳旗，歇斯底里地狂叫着，呼喊着的。再加上一大群洋鼓洋号吹吹打打，无数鞭炮的炸响，把整个天津市闹得乌烟瘴气。鬼子兵得意万分，一个个挺胸瞪眼，荷枪实弹，趾高气扬，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好象世界就是他们的了。那些披着人皮的汉奸特务，一个个魔相鬼脸，歪眉挤眼地象条狗似的在日本主子面前讨好献殷勤。那个臭名远扬血债累累的汉奸头子王揖唐^①、伪天津市市长温世珍，象牛头马面一样，站立在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河边中将的两旁，又是点头，又是哈腰，露出一副奴才相。

河边中将是这次庆祝游行的最高指挥官。他穿着笔挺的黄呢大衣，胸前挂着一排闪亮的军功勋章，头上戴着红箍大沿帽，肩上挎着黄色绶带，戴着白色手套的手里握着指挥刀，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敞篷指挥车上。他瞪着金鱼般的大眼，凝神地向前直视，显出一副日军人典型的骄横姿态。王揖唐、

^①大汉奸王揖唐当时任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温世珍不时向他投以献媚的眼神，他面色僵硬好象毫无感觉。

游行队伍正在张牙舞爪地进行的时候，忽然从天津市最繁华的劝业场、交通饭店、惠中饭店、国民饭店等高楼大厦上，纷纷扬扬地飘下无数花花绿绿的纸张。开始，敌人毫不介意，以为是市民撒下彩纸以示祝贺。蓄着白胡髭象瘦猴样的大汉奸头子王揖唐还不时向两旁的人群点头微笑，招手致意呢！可是，游行队伍突然乱了套，洋鼓洋号不响了，从烟花巷雇来喊庆功口号的人声音也嘶哑了。戴袖章的日本宪兵吹响警笛，满街乱跑，惊恐的市民不知出了什么事，喊叫着，奔跑着，匆匆奔向各自的家门。游行队伍顿时大乱。

河边中将眼睛瞪到最大的限度。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敞篷指挥车上。这时，清水洋行日本特务头子黑泽挤开人群，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河边报告：

“阁下，不好，发现土八路的传单！”

河边不动声色，接过传单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向英、美宣战，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强大，而正是他们内外交困极端虚弱的表现。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

河边中将望着这些红红绿绿的传单，象一颗颗将要爆炸的炸弹似的，心中十分气恼：“八格！这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攻心战，我们的游行队伍就被这些该死的传单给搅乱了！”

“阁下，怎么办？”特务头子黑泽立正站着问。

河边中将把手里的传单撕得粉碎，狠狠地往车下一丢，“唰”地抽出天皇陛下亲自赐予的指挥刀，向前一举：

“立即清查烧毁，一张传单也不能落在士兵的手里。全市戒严，抓住地下共产党，查出印刷传单的地方一网打尽！”

吹吹打打、喊喊叫叫、显赫一时的庆功游行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就这样半途夭折了。接着，敌人便严密布防，捉拿嫌疑分子。只见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是气势汹汹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多如牛毛的便衣特务。他们四处清查户口，盘查行人。一辆接着一辆的黑色警车在街道上狂叫着往来奔驰。一到夜晚，通宵戒严。天津象座死城。

……一个风雪迷漫的清晨，位于天津市北隅的运河上，一艘货船徐徐驶来，当船只进入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汇合的海河口时，被日本宪兵队的水上巡逻艇截住了。几个端着刺刀的鬼子兵站在巡逻艇上吼叫：

“站住，什么的干活？”

“太君，小买卖的干活。”一个老船夫不慌不忙地回答。

“通通的检查！”巡逻艇靠近货船，几个鬼子跳了过去，只见货舱里装的是满满登登一船大白菜。

“太君，大八勾的新交！”^①这时，从货船的甲板上，站起一个戴礼帽、穿长袍举止不凡的商人，他掏出一包高级“炮台牌”香烟，给每个鬼子敬了一支。不等鬼子发问，又主动地掏出良民证，笑笑说：

^①日语，大八勾是香烟。新交是给的意思。

“大白菜的，送给皇军咪唏咪唏。①”

鬼子打量了一下这个戴礼帽的商人，又看了看良民证，“买卖的发财，顶好顶好！”一个个收起枪，回到巡逻艇上去了。老船夫正欲开船，一个拖指挥刀的鬼子军官又喝令道：“站住！”

鬼子军官领着几个鬼子拿着五尺长的铁棍上了船，他们在白菜堆里捅来捅去。老船夫一怔，陪着笑脸说：

“大太君，这些大白菜，你的铁棍那么一捅，这……”

“老头儿，让太君捅吧！太君要严格检查哩！”商人不等老船夫说完，接过他的话说。

鬼子兵用铁棍捅来捅去，没捅出个什么名堂。鬼子军官命令道：

“铁棍捅不行，把大白菜通通的翻开检查！”

鬼子军官这一道命令，使这个戴礼帽的商人不觉一怔。但他极力镇静下来，象没事似的站在一旁抽着烟。

一群鬼子哇啦哇啦在货舱里翻腾白菜。翻了一舱又一舱，当翻到最后一舱时，白菜下面露出七八个大木箱子。“这个的什么？”鬼子军官大惊，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向戴礼帽的商人。商人一看就要露馅，迅速地飞起一脚，把鬼子军官手中的手枪踢进河里。就在这一瞬间，老船夫把鬼子军官拦腰一抱，在船上滚打起来，“轰通”一声，双双掉进河里。商人夺过一个鬼子的三八大盖，和几个鬼子拼杀。他一连刺倒三个敌人，终于寡不敌众，被鬼子打昏了……

① 日语，吃的意思。

残酷的审讯在日本清水洋行内开始了。

清水洋行是一幢红瓦黄墙的三层英国式建筑。这里明为洋行，实为特务机关。审讯室里，正面悬挂着日本特务组织黑龙会的黑龙黄色缎旗。花砖地面上摆着各种刑具：沾满淤血的棍棒，勒脖子用的粗麻绳，长着青苔的磨盘和锋利的大铡刀……房子里显得阴森恐怖，象阎王殿一样。在一张长桌的后面，端坐着特务头子黑泽。此人长着土豆形脑袋，锅铲式的平头，一张尖尖的瘦脸上戴着一幅宽边眼镜。他虽然有着大佐军衔，但除了参加重大的典礼以外是从来不着军服的。他原是日本特务祖师头山满道的门徒，“七七事变”前便来到中国，由于屠杀共产党有功，很快由少佐破格晋升为大佐，在天津担任显要职务。

两个日本宪兵把被捕的商人推到离黑泽五米远的地方。黑泽是个中国通，他沉住了气，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站在面前的商人，然后用中国话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啊，中国人？”黑泽挑起眉头，那双血红的眼睛里喷射出饿狼似的凶光，张着大嘴巴莫名其妙地打了一声长哈哈。

“年轻人，你瞒不过我，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化装的八路。”

商人昂着头，轻蔑地一笑：

“你既然知道，还问我做什么？”

“年轻人，”黑泽耐着性子说：“你的本事不小啊！竟在我们戒备森严的天津卫买到了印刷机。我问你，这机器是

从哪里买到的？又往哪里运？你只要老老实实告诉我，我就放你出去。”

商人沉思一阵，瞟了黑泽一眼，神秘地对他说：

“大太君，当人暴众，这话不好讲。”

黑泽心里一乐，摆摆手，让两旁端着刺刀的宪兵退下去。“年轻人，有话只管说，我决不会亏待你。”黑泽和颜悦色地说。

“大太君，”商人说，“你问我这机器是从哪里买来的吗？我告诉你实话：三井株式会社。”

“什么？三井株式会社？”

“是一个日本商人卖给我的。”商人放低声音说，“卖机器的人告诉我，清水洋行有位叫黑泽的是他的好朋友。如若机器出了事，要我找黑泽君就是。”其实，这位商人并不认识黑泽。他只知道黑泽是黑龙会的特务头子，特别阴险歹毒，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眼前的这个日本人的长相、着装、神态，很象人们讲过的黑泽。因此，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编出以上的供词。果然，黑泽一听，脸色窘得红一阵，白一阵，紫一阵。三井株式会社里，确有他的同乡好友，他也曾和那些日本阔商明来暗往，得过不少金钱财帛。他想起游行时街头巷尾撒的传单，想起河边中将的兴师问罪，心里十分纳闷。“谁敢把明令禁售的印刷机卖给这个来路不明的中国商人呢？”黑泽盘问了一阵，一无所获。他大为恼怒，对这位中国商人施以酷刑。杠子压，凉水灌，鞭子抽，烙铁烫，各种刑法都用尽了，但始终没有从这个商人的

口里掏出一句真话来。

商人受刑后，头发蓬乱，额角、嘴角和已被打烂的绸料长袍上到处是斑斑血迹。第二天清晨，他被两个彪悍的日本宪兵拉走，又去过堂审讯。

大大出于商人的意外，审讯室里站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人。他一看愣了：“这不是三条石合聚胜机械厂的掌柜蔡中兴么？怎么把他抓来了？这台印刷机就是从他那家厂子买来的啊！”商人心里一怔。但他立刻沉静下来，目不斜视，好象审讯室里根本没有蔡中兴一般。

黑泽问：“你认识他吗？”

商人摇摇头：“不，不认识。”

“不认识？”黑泽把桌子一拍，“打，给我狠狠打！”

几个打手一哄而上，皮鞭、棍子雨点似的朝商人打来。商人的脸上、手上、脚上被打得皮开肉绽，一股股鲜血滴落在花砖地面上。

“你老实说！”黑泽用一根燃烧着的烟蒂狠狠地戳在商人的脸上问：“你这台机器，是不是在合聚胜机械厂买的？这个姓蔡的都招了，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

商人痛苦地抬起头，望了一下蔡中兴，又瞥了黑泽一眼。他在冷静地思谋着：究竟是蔡中兴招了，还是黑泽在讹诈？如果这个姓蔡的果真承认是他卖的机器，那就等于把自己送进坟墓，他会承认吗？不！这无疑是黑泽的阴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八路军战士，在生死关头，宁可丢掉自己的脑袋，也不能出卖朋友。于是，他忍着剧烈的痛苦大声

说：

“这台机器是从三井株式会社买的，是向贵国商家买的。你凭什么说机器是姓蔡的卖给我的呢？”

这话，与其说是对黑泽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蔡中兴说的。吓得面如土色的蔡中兴这才从惊恐中缓过气来。他对这个非凡的商人感激得五体投地……

审讯毫无结果，急得黑泽抓耳挠腮。最后，这个杀人魔王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个商人枪杀了事。

枪杀一个人，对敌人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黑泽的心里并不平静。他点燃一支香烟，狠劲抽了几口，双手捧着 he 那个土豆形的脑袋在琢磨：

“看来，八路军共产党还会派人来的。派谁来呢？何时来呢？以什么身份来呢？”

黑泽久久地思索着……

第一章 在北去的列车上

一

“轰隆隆”！“轰隆隆”！从郑州开往天津的快车在平汉铁路上飞驰着。车箱里挤得满登登的，过道里站着人，门口蹲着人，货架上躺着人。小孩哭，大人叫，乱作一团，象是哪里着了火，死了人。时令虽是寒冬，但车箱里那股薰人的汗臭味儿和破鱼烂虾似的腥臭味儿直冲鼻子。而那些戴大沿帽、挂黄袖章的日本乘警，手里握着皮鞭、短棍，横鼻子竖眼睛，一个个象凶神似的，一看不顺眼，便抡起皮鞭抽，棍子打，车厢内哭叫声撕心裂胆，真好似地狱一般。

在第五号车厢最后一排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头大，手大，脚大的粗壮汉子。他留着一络黑浸浸的八字胡，头戴灰呢子礼帽，身着深黑色哗叽长袍，鼻子上架着细边茶色眼镜，看模样象个达官贵人。他，就是内城县神出鬼没的游击队长石磊。

火车在满目凄凉、遍地伤痕的华北大平原上奔驰着。沿线车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站台上的站名横牌，加上了日文；铁路上的职工制服，也换成了日本式的，播音员讲话，首先要用日语讲一遍……这一切，意味着祖国的沦亡，使他百感交集，万分愤懑。窗外不时掠过村庄里焚烧的火光；传来被残杀和毒打的嘶叫；他看到扶老携幼牵着牛羊拎着包袱东奔西跑的乡亲……美丽富饶的华北大平原，到处是焦土和血泪，真是无村不带孝，处处有哭声。大地在无休止的战火中颤抖着、挣扎着、喘息着。

窗里窗外，都显现出一幅幅令人心酸的惨景。他不忍心去看，便从兜里掏出一张刚从内城车站买来的《庸报》，双手捧着报上登载的种种造谣惑众、宣传战争恐怖的消息，那是不屑一瞥的。他只不过是这报纸来遮住自己愤怒和难过的脸面。

车轮叩击着钢轨，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声响。他似睡非睡，头靠在椅背上，一声刺耳的吼叫声把他惊醒：

“嗯，你的良民证的有？”

石磊睁开惺松的睡眼，只见眼前站着三个挎王八盒子的乘警。他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良民证”；接着他又从兜里摸出一张“内城县玉丰货栈经理赵义”的名片。不亢不卑，派头十足。乘警一瞧他大大咧咧的样儿，没有理会他，走了。

望着这些呲牙咧嘴的鬼子，石磊再也无心入睡。他微微闭上眼睛，想着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担子，想着分区陈司